

玖

閱史卻視
十七史商榷

蘇縣李堪著

周

周公紀禮

伊尹周公德宜有天下者也。而屈於太甲成。故殷以天子之禮葬伊尹。周以天子之禮祀周公。非過分也。宜也。且周公葬成周而天災畢而安。此可見天道之公。不可得如周公之私情也。蓋必欲以臣子自居者。伊尹周公之道也。而不敢以臣子待之者。殷后周王之道也。道各自盡已矣。

弑隱公

魯桓公。初國人立隱公而奉之。後桓長。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詰公於桓公而弑之。吁。可畏哉。君子之心。常怨常厚。小人之。心必險必刻。故君子每陰為小人所害而不知。彼見事之有利也。則欲以言啗我。見我之有。怒於人也。則嫁我以起釁。君子雖立心有準。不聽其辭。然未必不以彼為愛我也。或以腹心告之矣。即不然。而未必惡之也。即惡之。而未必防之也。嗟乎。禍莫深於此矣。我不為利。則彼言者。為利矣。我不害人。則彼之嫁我者。害人。彼之險刻肯居此貪名耶。不畏所害之人。知而怨之耶。勢必反害我之事而起。人之聲以害我。故挑我以利者。即加我以害者也。嫁我以害人者。即嫁

人以害我者也。君子如有摧馬必斬除此輩。無權則婉詞以謝之。細心防之可也。

孟嘗君待客

孟嘗君待客。屏風後嘗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已。遣使獻遺。存問其親戚。真一時之雄哉。曹孟德詩云。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三復讀之。有餘味矣。

田子方論樂

于文定公曰。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馬。子方曰。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懼其弊於官也。蓋凡人有大器者。於小事多不精察。小事精察者。多不能臨大事。故晉文駕羊。曾子種米。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輒在前。衡在後。夫以數數米鹽之察。不可以居大位。而况君人者乎。然此為好事項小者言耳。若夫用兵者。必盡曉兵之事。而後可以用兵。督農者。必盡曉農之事。而後可以督農。至他經濟亦然。又不可以嫻細小為辭。自居於迂疏也。

田單解裘

田單遇老人涉淄而寒。解裘而衣之。襄王曰。單之施於人。將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變也。左右顧無人。堂下有賁珠者。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聞之。曰。汝以為何如。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單有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說。鄭小同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入。廁。還謂之。卿見吾疏乎。對曰。否。師疑而鵠之。合觀二事。可以知人之私語不當聽人之私書。不當啟矣。然使賁珠者不以聞對。則身必死。小同以見對。或尚可生。亦可以得待奸雄之道矣。

故隰斯彌不伐樹。王羲之卧處大吐。其智矣哉。

漢三國

石建奏事

石建奏事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乃以是親而禮之。此亦獲君之一法也。觀漢文召馮唐。讓曰。公曠辱我。獨無間處乎。可以觀矣。然職司諫。垣者。又不可以此為例。

英布歸漢

英布奉命歸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悔。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蓋布雄傑。暴驚可以富貴。邀者也。故簡於禮。以消其暴驚之氣。厚以恩。以收其雄傑之心。若以此待淮陰。則大不可築壇具禮拜於上座。又是一番作用。知此可以知高祖之將將矣。可知駕御英雄之道矣。

淮陰忍辱

淮陰胯下之辱。固少年無識。亦必淮陰之驕情銳狀。有以致之也。夫英忽做大之氣。最足以誤事。非閱歷不能平。非挫折不能降。圯下之履。市上之胯。其磨礪英雄等耳。宜淮陰之既為楚王。而壯之哉。然淮陰蒞臨卒。以傲致之。則有愧於胯下者。不高多歟。

漢軍制

班史刑法志曰。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漢官儀曰。高祖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易拔曰。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林駟曰。漢制南軍衛宮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南軍則有郎衛兵衛之別。如三署諸郎羽林期門。則皆郎衛也。如衛士令丞諸屯衛侯。則皆兵衛也。是衛也。非南軍守宮之衛乎。北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而衛。如八校胡騎。則是募兵而衛。是衛也。非北軍護京之衛乎。此南北軍之制也。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戰陣。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為庶人。就田里。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之時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月一更為更卒也。如淳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代行者也。過更者。亦以錢雇直不行者。輸之縣官。以給代者也。蘇軾曰。漢出征皆以處符調發郡國之兵。事已則復其初。其餘發兵。散見於史者。有發關東輕銳士及郡國三百石吏能騎射者從軍。有發殊死罪以下從軍。後漢猶衛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子弟。補羽林郎。比三百石。百十八人。此漢軍之制。大略可考者如此。大抵猶有周秦之遺也。還固不知志兵。遂使一代戎制。無從詳考。可慨也哉。

厚葬士卒

高擊韓信還。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棺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重之。厚之。

如此士樂為死矣。

大啟九國

漢高太啟九國。自雁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為齊趙。穀泗以牲食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蕪會稽為荆吳。北界淮瀕。畧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立九巖為長沙。諸侯北境周市三垂。外接外國。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以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半。然當時不聞供億之缺。至於文帝。粟紅貫朽。後世版圖一歸天子。賦租及於錙銖。而每憂不足。可以觀矣。可以思矣。

追尊悼考

漢宣帝追尊悼考為皇考。立寢廟。宋儒非之。非也。張永嘉繼統不繼嗣之說。乃千載不易之定論。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云者。猶以父母稱之。為本生父母。不問親疏。皆齊衰不杖期。則雖繼嗣如漢哀帝。宋英宗。亦當異於諸王。致其特尊之典。但不可追稱皇耳。至光武崛起中興。而不追尊南頓更失之矣。張文升曰。興獻入廟。可稱宗。而竟居武宗之上。則不可也。

入粟受爵

鼂錯說文帝令民入粟於邊。受爵免罪。邊食可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均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則貴粟務農。天下安寧。上從其言。公私皆足。此雖非聖王之善政。若但加以虛爵。免其輕罪。亦後世蓄積之善術也。而今納粟入監。以折色。則非昔人之本意矣。

長沙勸衆建諸侯

賈長沙勸文帝衆建諸侯少其力。文帝謙讓未遑。復上疏言諸國皆已強大。皇太子所恃者梁王。無後惟淮陽代二國耳。文帝三十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隣。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大比諸侯。僅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之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郢。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越。此二世之利也。文帝乃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卒以禦七國之變。使當時不從詛言。不立梁王。吳楚直趨洛陽。鉦鼓之聲震於長安。雖有亞夫。勝敗正未可知耳。嗚呼。行詛之次策。猶足以定大難。若此。則詛不惟漢之鉅儒。亦漢之元勳也。乃不得與絳灌比功惜哉。

鄭當時以貴下人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當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阬。聲聞梁楚間。孝景之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浴。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賓客。夜以繼晷。至明旦常恐不備。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康又。不治產。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相。誠有

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盡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使視河決。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賢哉。不亦宜乎。而鄭君不名。故君尤可嘉焉。

李廣斬霸陵尉

李廣素恨霸陵尉。尉拜右北平太守。請與俱至。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振旅撫師以征不服。怒刑則千里慄。威震則萬物伏。夫報忿以除害。損殘以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武帝御將蕩佚不規。常法皆此類也。所以杜掃南平。東漸西被也。後人尾尾文法。何當焉。

孔光刺諫草

孔光諫刺草藁。有所薦。惟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吏答以他語。不泄。如是。可以法矣。

宋景以孝經弼危

宋景遷涼州寇暴。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蓋熟諫以為不急靜難之術。徒取笑朝廷。果如其言。宋明之儒見多。與宋景類。陸秀夫於伶僇敗亡之秋。猶日進大學衍義。與陳賡而講老子梁亡而談苦空。不同。一可笑也哉。

韓信數項籍之失

韓信謂漢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者。非項王也耶。為人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慈愛。憫人疾病。然有功當封爵者。印刻敝。怨不能予。此婦人之仁耳。項王雄伯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所過無不殘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之心。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以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取。馮援對槐里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無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畧。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閑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與比。冀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器意不擇。曰。如卿言。反復勝耶。荀彧郭嘉謂曹操曰。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強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備。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惟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惟才所宜。不關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遜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為虛美。士之忠直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饑寒。卽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亂惑。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

以少克眾。用兵如神。此武勝也。於此三者合而觀之。帝王英雄成敗得失之機。已瞭然於目中矣。

昆陽之戰

昆陽之戰。勢如壓卵。光武之謀。共拒禦。諸將怒。各欲分散。光武乃笑而起。尤來賊攻光武。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為虜嗤。惟當此天動地岷之時。而談笑應之。真人傑也。諸將策立更始。劉伯升恐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宗室相攻。議且稱王。以號令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從。如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稱帝未晚。此千古圖中興之所當知也。

光武擊銅馬

劉秀擊銅馬。吳漢將突騎來會。悉上兵。薄於莫府。請所付與。不牧自私。若是。則韓彭之禍。奚至焉。

封朱鮪扶溝侯

朱鮪降。光武封為扶溝侯。夫舉大事者。不忘小怨。光武所言。自是大畧耳。然於司徒之仇。當不反兵而圖者。小云乎哉。孫策別袁術。收兵告諭諸縣。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強大畧哉。

孔融

孔融才疏意廣。高談可玩而論。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而自理甚疏。造次能得人心。久亦不願附也。況所任又多剽輕小才耶。

李翼

李翼為兗州刺史。司馬師遣使收之。翼妻荀氏曰。可及詔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亡耶。左右可同赴水火者為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雖去亦不免。乃止。死。智哉。荀氏也。人生在世。而無同生死之人。以之處患難。顛沛之秋。其寄存幸耳。

劉曄獨卧不言

曹公徵劉曄。將濟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至亭傳。輒謀進見。效論之具。曄獨卧不言。人怪之。曄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者乎。此言有至理微機。非上智者不知也。及進見。曹公問揚州先賢賦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公每和悅。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公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公。公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為遠言宜微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猥坐說也。公探見其心。坐罷。尋以四人為舍。而授曄以腹心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臨。一夜數十年。觀古人心腹之得君。乃如此。彼媒媒婢然者。何以為哉。

魏武母虐

陳壽志不惟善。亦不知經濟。不能使一代興亂之機。昭然紙上。大抵當時曹魏之政。傷於苛虐。魏畧載郡被書錄事婦。或有已相配嫁。皆錄事覈泣道路。又記他書載。將民妻女與士其好者。

入宮。故張悌言其刑煩役重。諸葛孔明言陷赤子於豺狼。陳壽言天下人民不過文景時一大郡。則享國之不永。宜哉。且待宗族太薄。亦大失策也。

魏晉取守

魏取天下之策得十之三四。而守則全無焉。晉取諸人之懷。取守兩無可紀。矣。然晉祚尚延於魏。則以其積澤於民較魏猶淳也。

吳蜀之和

吳蜀之和也。登壇歃血。聲曹氏篡竊之罪。告神示民。中分天下。使士民各知所歸。此亦千古偏安者之一大興會也。

魯肅

魯子敬好奇節。計天下將亂。學擊劍騎射。聚少年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生此狂兒。後中州擾亂。乃命其屬曰。淮泗間非遺種之地。惟江東可以避害。使細弱在前。強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州騎追之。不敢逼而還。周瑜將數百人。故過候。并求資糧。遂指三千斛。一困米與之一見。孫權即建鼎足。江東兼併。荆楚分據。帝王之策。何其明也。及後破曹瞞。和關羽。借元德地。識見高出公瑾輩矣。且營壘整肅。令行禁止。路不拾遺。蓋才德俱勝之豪傑也。

晉六朝

王導

世說云。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霜接。人有說色。惟有臨海一客。姓任。及數外國人。為未洽。公因便還。過到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說因過外國人前。云。蘭蘭蘭。蘭蘭蘭。外。人皆笑。四坐並歡。又晉陽秋曰。導接訪應會。少有狷者。雖疏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為。導所遇。同之舊暱。真幹濟之宏才也。我之剛愎。粗疏。其必以此為師而後可。

宋義康問年

袁淑嘗詣宋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家之歲。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并不知。李延壽誌之。議其淺陋。義康固非全材。此非其短也。帝王卿相之學。自有要領。不在廣覽博記間也。霍光張世安不失為伯幹。沈約沈佺期不失為郭微。而此史才不逮古人。而學識亦愈下矣。

朱雀門之戰

桂陽王休範自尋陽晝夜取道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道欣至一宿。休範已至新林。步上攻新亭壘。分遣杜墨。蘇丁。文豪等直向朱雀門戰勝入之。可謂迅雷疾電。知所向矣。乃以輕信。偽降。見殺。非戰之罪也。蕭道成之勝幸耳。

劉毅

胡藩謂劉裕曰。豁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眾。充天人之望。敦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記傳。一詠一諷。自許以雄豪。加以諸伐。指紳白面之士。輻湊而歸。此毅不肯為公下也。嗚呼。毅之所長。乃么麼腐儒。自求賊亡之具耳。乃不以服人乎。後車其鑒之。

劉道和

劉道和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議盈階滿室目覩詞訟手答殘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差皆悉瞻舉又言談賞笑彌日互時未嘗倦苦我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相定墳籍性者豪食必方起旦輒為十人饌未嘗獨餐真近古之人豪哉王崑繩問予言曰穆之固奇才也然非經理天下之大道也君相要務在知人善任使而四事事自為亦何為者且因此而有於才競勝之心則愈債厥事矣此論固可補予言之未備也

謝靈運

謝靈運狂妄人耳何足以言學且已仕宋矣而曰冀騰車策蹕乎哉然乎哉

王謝子弟必敗

覽王謝子弟各傳不終篇即知其必敗既而果然乃知故誕風流之習可以敗國可以殺身也而當時皆欽以為才望國家安得不亂哉嗚呼何鄧之禍至五代而極不惟難期三代之英併漢室人物望之如在雲端矣蓋讀史必先得一代大勢方可論古五代之速亡非僅五代之罪也自魏晉以來習尚氣勢驅逐而前如頽波之東下潰散顛倒所必至也極則必反至唐而變矣

佛教雖自漢明入中華。然當時士大夫崇奉之者百無一二。至晉惟北朝時信崇之。南朝亦尚未聞。迄宋齊後而漸盛矣。蓋邪教必盛於亂世也。

梁武臨雍州

梁武臨雍州。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多伐材竹。沈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未之用。僧珍獨悟其意。私具槽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裝為船。艦葺之以茅。並立辦軍將發。諸將須槽甚多。僧珍乃出所具。每船付二張。亦智矣。

南史隱逸傳

南史所載隱逸各傳。如劉慧斐。顧歡輩。惑溺佛老。比比而是。乃俱以隱逸稱之。學衰道廢。於斯極矣。

陳後主之敗

陳後主之敗。江總孔範諸狎客致之也。詩文之無用。而且以亡人家國也甚矣。

外國佞佛

漢史外國傳無信佛者。至南北史而外國始多佞佛者矣。乃知治亂之相尋。邪正之相勝。中外一也。

高賀六渾

高賀六渾軍士有盜殺驢者。應死弗殺。至并州決之。明日戰。奔西軍。告賀六渾所在。西師盡銳。

來攻眾潰。幾不免。此以知軍法言。實不過時。罰不踰刻。萬世宜遵也。

李崇緝盜

李崇為兗州刺史時。村置一樓。樓置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禽送。此合鄉兵以弭盜之策也。然其妙在四面諸村各伏要路。今乃合圍聚守。與賊死角。非策矣。

爾朱榮令侯淵討韓樓

爾朱榮令侯淵討韓樓。配眾甚少。或以為言。榮曰。深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眾。未必能用。止給騎七百。深遂廣張軍聲。率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遇賊帥陳周馬步萬餘。大破之。虜其卒五千有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深曰。我兵少。不可力戰。須為計以離隙之。深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為內應。遂遁走。追禽之。榮又言。爾朱兆雖勇。所將不過三千。多則溺此。以知人才有長短。用者不可一絲紊也。

梁主繹焚圖書

誦讀詩文。非聖賢之學也。而人君效之。更速其敗。梁主繹將降魏。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以實劍擊柱折之。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或問何意。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嗟乎。讀書萬卷。正當有今日耳。且繹並不知文武之道為何如者。而猥云盡何也。周官周禮禮樂兵農。可以易亂為治。易危為安。昭昭可行也。有教之日。讀書而不知為政者乎。有教之敵。兵臨城猶口占。

為詩君臣倡和者乎。徒以書為文武之道。此文武之道所以亡也。

隋煬幸榆林

隋煬幸榆林。內史令元壽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為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鐘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周法尚曰。不然。兵至千里。動聞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若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宜給為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姓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內引奇兵。外出奮擊。車為壁壘。重設句陳。此外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屯營自固。乃牢固萬全之策也。情煬曰。善。誠善也哉。

唐五代

唐高祖

唐高祖以有道伐無道。湯武之會也。乃聽斐寂殷閻山邪說。準伊尹之放太甲。霍光廢昌邑之故事。尊煬帝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自蹈篡逆之罪。不學無術。莫甚於此。

請兵突厥

國家有事。求助於外兵。是飲鴆毒以療惡瘡也。唐之中葉。借兵回紇。土番可鑒已。高祖命劉文靖請兵突厥。私謂曰。彼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為邊患。聊借之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蓋策在鼓行而西。使晉陽無內顧之憂而已。又突厥